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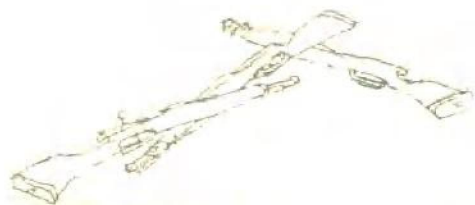


十里洋场

5

● 李良杰 著

版社



十里洋场

李良杰 著

6192

重 庆 出 版 社

1988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 王从学
封面设计 高济民
技术设计 忠 凤

李 良 杰 著
十 里 洋 场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1.875 插页2 字数235千
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100

•
ISBN 7-5366-0727-X/I·142

定价：3.15元

内 容 简 介

小说以二十年代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背景，围绕大中华铁棉公司的兴衰及其老板祝可举一家命运的沉浮，再现了十里洋场那一段腥风血雨的历史。

作品着重描写了革命家陆剑川、民族资本家祝介夫、知识分子冯学成与进步记者舒月霞、阔小姐祝春来、女工雷素芳三对青年男女之间友谊与恋情的波澜。小说场面壮阔，人物众多，矛盾错综复杂。其他如反共政客甘为民，流氓头子谢心哉，洋人豪富哈同、沙逊等，一一有所勾勒。

第一章

—

一辆崭新的红狮牌包车驶出英租界，朝着日租界的四川北路急速驶去。《申报》记者舒月霞端端正正地坐在包车里。她的心情如黄浦江的浪涛那样起伏着。“选中钥匙好开锁”，这是她爸爸的学生、上海中华书局总经理许若玉为营救陆剑川出狱奉献的计策。作为一名记者，舒月霞对上海滩上的名人轶事了如指掌。她当然知道号称沪绮老人的冯寿山过去是清朝的翰林，曾任过总督参机，就连军阀孙传芳和李宝章都对他的话奉若神明。只要他肯在军阀面前说一句，阿哥陆剑川出狱易如反掌。

她知道，尽管冯寿山是个性情怪癖的人，只要二表姐肯求他，没有不答应的事情。然而，她又很清楚，任性的二表姐一向鄙视这个清朝遗老。倘若她得知冯寿山至今仍与军阀勾勾搭搭，定然切齿痛恨，哪肯向他乞求。

然而，舒月霞的决心并没有动摇。在舅舅家的发家史上，陆家是大功臣。陆剑川是舒月霞妈妈的过房儿子，同舒月霞情同兄妹，又是二表姐同窗、童年时代的朋友，鉴于这

1

种关系，想来二表姐绝不会袖手旁观吧？

二

红狮牌包车拐向狄思威路，在一扇大铁门前停下。

舒月霞敏捷地跳下包车，揿了一下电铃。大铁门悠然荡开了。一进门，迎面是一座假山，一股喷泉从假山怪石中涌出，池里各色金鱼在游弋，通幽曲径两旁枫叶殷红似火，簇簇菊花红白相间，一排排竹林伸向一座红砖洋房。洋房门前的大草坪上停着一辆司蒂培克轿车。舒月霞认出这是二表哥的轿车，突然心里涌起一阵喜悦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二表哥是个大忙人，白天很少在家。她穿过葡萄架走廊，拾阶而上，步入底楼华丽的大厅，便见二表哥祝介夫两手插袋，在自己房间里烦躁地走来走去，不免有些怯步。正迟疑间，祝介夫已看到她了，她只好微笑着向他走去，见二表哥眼有愠色，就小心翼翼地问道：

“二表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？”

祝介夫在家里很少被人理解，唯有霞表妹是他的知音。他正要毫不掩饰地向表妹倾吐内心的怨愤，忽然眼光被表妹一身时新的服装吸引住了。她上身穿黑灰色云彩缎制作的大襟夹袄，夹袄边缘镶着青棕羊皮；下身穿着天香绸缎制作的旗袍裙，款式、颜色，同她的皮肤与头发相得益彰，恰到好处地把她身体的曲线美都衬托出来了。她那浑身散发出的诱人的青春魅力，立即冲淡了祝介夫心头的不快。他敛去脸上的怒容，笑

逐颜开。

“你来得正好，我要送你一样东西。”祝介夫笑吟吟地将舒月霞迎进自己的卧室套间，从壁橱里拿出一块衣料，“这是美亚丝绸厂出品的国产纯丝哔叽绸，是抵制洋货最近试制成功的，最适合做斗篷、旗袍了。”

舒月霞笑笑。

“喜欢吗？”祝介夫问。

“我们当记者的不适宜穿斗篷、旗袍。”舒月霞微笑着说，“不过可以做别的。这料子质地、颜色都不错，二表哥真有点眼力。”

“你坐，我去煮咖啡。”

“叫阿姨去煮嘛，何必自己动手。”

“我要亲自给你煮。”祝介夫说着跑出房间。

舒月霞坐下来，陷入沉思。这一年来，舅舅和舅妈对她特别亲热。尤其是去年她二十三岁小生日时，二表哥将他们家传家之宝——镶着珍珠钻石的扇子——那可谓世之奇宝赠送给她。这盛情厚意，意味着什么，那是不言而喻。从那时起，她那少女的心扉感到了爱的叩击。二表哥爱她，她也爱二表哥。

祝介夫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已经脱去西服上装，穿着一件隐格衬衫。他问月霞：“霞妹，我记得你喜欢红茶煮咖啡，是吗？”

舒月霞笑着点点头。

“牡丹牌、兰花牌、孔雀牌——这三种红茶，你喜欢哪一

种？”

“都行。”

舒月霞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二表哥在家里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从小过着王子般的生活。从德国学成机器制造专业回国后，以经济学家兼企业家非凡的风度，很快成了上海工商界名流。他虽然很爱她，但在她面前从来不露柔情，不说一句缠绵话。在她的印象里，二表哥似乎满脑子是金钱、厂房、机器、商品、产值和利润之类的东西，此外对什么也不加留意。其实在他那企业家的大脑里，还是有着柔情蜜意的因子，舒月霞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。

祝介夫弄得满头是汗，端着纯银制作的茶具进来，倒了一杯递给舒月霞，然后在她身边坐下，掏出雪白的手帕拭着宽阔发亮的额头。他今年二十九岁，身材适中，长方脸，目光咄咄逼人，嘴角两边有着明显的深深的纹路，显得冷峻而严厉。

“二表哥好像心事重重，什么事呀？能对我说吗？”舒月霞喝了口咖啡，温和地问。

祝介夫抑制住忿忿的怒火，说：“老头子说如今开工厂风险太大，不如做房地产稳当、赚钱。他下决心要把大中华机器厂卖掉，集资做房地产生意。”

这件事立刻在舒月霞心里引起强烈的震动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帝国主义卷土重来，勾结封建势力，酿成军阀割据和连年混战，给民族工业以巨大戕害，工厂纷纷倒闭。大中华机器厂也摇摇欲坠。祝介夫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德国

回到了上海。面对险情，他拚命挣扎，拚命搏斗，才没有让大中华机器厂垮下去。他极端仇恨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，反对军阀混战，强烈希望祖国能够统一自强。为此，他亲自投入“五卅”运动，并被推选为抵制日货委员会主席。为了与日商争夺市场，他还广泛联络华商，组织了复兴委员会。这样，垂危的民族工业终于有了转机，祝介夫也赚了许多钱。大中华机器厂从过去修配纺织机件过渡到能制造整套纺织机器，正是祝介夫在短短的三年中完成的。因为怕担风险，把一片好不容易创建起来的工厂卖掉，说不定还会落到洋人的手里，这怎能不叫祝介夫心痛！舒月霞很清楚，以二表哥的性格，是绝不会答应的。而舅舅的性格同样固执，一旦下决心办一件事，绝不肯更改。如此下去，他们父子的关系非破裂不可。

“大中华厂是你们家祖传的产业，舅舅一向爱它胜过爱自己的生命，怎么突然想到把它卖掉呢？”月霞不解地问。

“唉，怎么说呢？原因固然很多，但归根到底，是老头子对我不信任。你是知道的，过去，大中华厂上至厂长和副厂长，下至工头、领班和各部主任，都是从本厂学徒出身的工人师傅中提升的。这就在企业中造成了相当严密的管理体系。几十年来，老头子正是靠着这一点，稳稳当当地办着这厂。这几年，我启用了一些新人，加上陆剑川入狱，老头子在厂里的心腹渐渐地少了，对我也就不放心起来。尤其是上月工人武装起义失败，厂里的工人死伤较多，根本没有心思搞生产，这越发加重了老头子的顾虑，感到办工厂艰难，不

及做房地产稳当。”

“如果剑川阿哥不入狱，舅舅就不会产生卖厂的念头了吧？”舒月霞抓住机会，把话题往营救陆剑川方面引。

“老头子信任剑川胜过对我的信任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表哥应当尽快设法营救剑川阿哥出狱才是啊！”

“我怎么没有想过办法？！”祝介夫不无委屈地说，“你是知道的，上海的军阀驻军像走马灯一样更换。我曾经不惜花了一万元的代价，买通了邢士廉。他正要放人，可是突然撤走了。现在剑川又落在孙传芳的保安司令严春阳手里，我托人找严春阳，愿出三万元。这家伙趁机大敲竹杠，要价十万！我哪来这么多钱？”

“表哥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”舒月霞娇媚地一笑，“其实你可以一个铜钿不花，就能救剑川阿哥出狱嘛。”

祝介夫的目光像暴风雨前突然亮起的闪电。

“表哥难道不知道冯学成的爸爸与李宝章素称莫逆吗？”舒月霞收住笑，沉静地说，“那冯老头子的一句话，比你十万块大洋还起作用。”

“唉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主意呢？”祝介夫嘘了口气，顿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眼光也暗淡下来，“学成的爸爸是个性情怪癖的老人，一向视不安分的工人为心腹之害，他绝不肯帮这个忙的。更何况他们父子一向不和，又何必去为难学成呢。”

“卤水滴豆腐，一物降一物嘛。”舒月霞胸有成竹地

说，“学成去求他，自然比搬山还难。可是，如果我二表姐去求他，我敢打包票，他连一个格都楞不会打——怎么，你不信？”

“别提她了！都叫妈妈把她惯坏了，一点不懂事！”祝介夫喊叫道，脸色陡变，霍地站了起来，“这个主意我还会想不到！刚才我还去求过她呢。与其让军阀敲去十万块大洋，为什么就不能去说一句求情的话呢？可她偏同我拗着劲，爸爸妈妈眼看着她顶撞我，大气不敢出，真不像话！”

舒月霞身子冷了半截。如果表哥没有同二表姐谈崩，由她出面去求二表姐，凭着她们姐妹的情谊，也许二表姐不会拂了她的面子。现在再去求她，只会把她的情绪弄得更加偏激。舒月霞心里充满了矛盾。忽见二表哥像个发怒的雷公，不觉莞尔一笑：“表哥，你求人家办事，就得低声下气，多说几句好话，像你这样盛气凌人，别说二表姐了，就换上我也会让你碰钉子的。”她把话顿住，想了想，说，“二表姐在楼上吗？我去试试看。”说完就上楼了。

三

舒月霞登上二楼，听到舅舅说话的声音，决定前去问安。走到客厅门口，她又改变了主意。因为舅舅正在同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谈出售地皮和出租房屋的买卖。

她径直上了三楼。表姐春来的房间里传出了钢琴声，不知她弹的是什么曲子，缓慢而低沉。舒月霞悄然无声地把虚

掩的房门推开，屏声敛气地走到二表姐身边，对方竟然一点没有发觉。她在二表姐身边站了片刻，忍不住将手搭在表姐的肩上，问道：“喂，这是什么曲调，如此低沉，听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？”

祝春来猛然回过头来，两只白嫩而柔软的手在琴键上一抹，跟着站起身来。她是个二十七、八岁的高身材姑娘，穿着一套米黄色西服，典型的巴黎发型，脸孔白里透红。

“坏家伙，我以为你把我忘掉了！”祝春来有气无力地说，“我回国都十天了，你还是第一次登门吧？”

“那怎么会呢。忘了二表姐，说明我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。”舒月霞的声音同她的眼睛一样温柔。

“不要玩弄华丽、动人的辞藻，我不吃这一套。”祝春来佯嗔道，眼睛一横，“我问你：前天你同姑父哪里去了？我打了半天电话，总没人接。”

“那天京戏大会串，”舒月霞说，“在共舞台，杜月笙演刘备，张啸林演张飞，江干廷演孔明，看得我和爸爸胃口大倒，中途就退了出来。”

祝春来同舒月霞在宽大柔软的沙发里并肩坐下，情不自禁地吁了口气，然后转过脸，望着窗外的蓝天出神。舒月霞看她一眼，忍不住笑了：“表姐，你还在生二表哥的气呀？”

“太不像话了！”春来忿忿地说，“逼着我去向我最讨厌的人低三下四地求情！”

“表哥是出于对陆伯伯的同情，当然也是为大中华厂着想，剑川阿哥是个干才，少了他，二表哥好比缺少一只臂膀

呀！”舒月霞慢慢悠悠地劝说。

“什么？你也来强迫我做我不愿做的事情？”祝春来的眼睛里似有烟雾翻腾。

“其实这不过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，”舒月霞无暇顾及表姐的不快，从容不迫地说道，“只要表姐肯向冯寿山求情，那冯老头是绝不敢回绝的。表姐的一句话，就能拯救剑川阿哥一条生命啊！”

“哼，你和你二表哥简直都是‘独创家’。但是，在你们那‘独创家’匠心独运的时候，还应当为一般凡人多想一下才是。”祝春来的话像堵在上游的水，一下子冲开缺口，

“哗啦啦”地冲下来，说得那么疾厉，“是的，我去求那老朽，也许是会有求而必应，但他也绝对不会没有条件就答应的。这条件是什么，你们不会不明白。为什么还拿我去做交易？”

“二表姐，你把简单的问题想得过于复杂了，将复杂的问题又想得过于简单了。”舒月霞微笑地说，“你是为别人求情，他能办则办，不能办拉倒，平常事一桩。即使冯寿山在打二表姐的主意，也不会用这事要挟你，迫使你答应做他的儿媳，大不了是通过办成这事来笼络感情，取得你的好感。一句话，这是两码事，你不必多虑。”

祝春来并非是一个涉世很浅的人，表妹的这些道理，她焉能不知。一方面是她受不了介夫的强迫命令，另一方面她实在不愿意见到那个清朝遗老，更不愿去祈求他。为了掩饰内心的矛盾，她站起身来，走到摆满盆景的窗台前，望着窗

外。

这是一间很宽敞的房间，朝南一排钢窗，窗两边，一色红木家具。那些家具大得出奇，也亮得出奇；窗幔、桌布、沙发套，都是紫红色金丝绒制成的，与地毯的颜色很协调、和谐，而且映着从钢窗玻璃上射进来的金黄色的夕阳，更显得富丽堂皇了。

舒月霞同二表姐从小一起长大，她知道，要想说服二表姐，只可哀求，不可强求。她耐着性子默默地坐着，头微微地低着，一副值得让人同情的样子。

这时，祝春来的爸爸祝可举来了。他今年六十五岁，虽然板刷似的头发已经纯白，但脸色红润，很少有皱纹，眼睛有神，看上去不过五十挂零。

“你们在谈什么？”祝可举随便问一句，径自坐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孙文牌香烟，取出一支点燃，猛吸几口。

“我在求二表姐营救剑川阿哥出狱。”舒月霞回答。

祝可举器重和偏爱陆剑川，在祝家是众所周知的。当陆剑川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祝可举就认准这孩子是棵含金的矿苗，由他资助，让陆剑川读完中学又读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立即让他担任了大中华机器厂的副厂长。经过长期考察，他觉得，陆剑川聪明而稳重、忠实而可靠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他曾多次暗中同老伴商量，待春来回国后，促成她与剑川结成伉俪。不料，介夫却竭力主张春来与冯学成结合。至于办工厂风险大，不及经营房地产稳当，这是他几十年来对半殖民地的上海滩观察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。可是今天同介

夫一说，立即遭到他的反对，这本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。然而儿子态度之坚决，心情之痛苦，倒有点出他意料。他理解介夫的心情，但他对介夫又不能完全信任。前后思量，左右权衡，大中华厂继续开办下去，就得尽快营救剑川出狱，有剑川辅佐介夫，他才能放心。

沉默片刻，祝可举把半截香烟揷灭在烟灰缸里，将一张和蔼的面孔转向春来：“刚才是你二哥不好，态度太粗暴了。不过，现在办工厂竞争的对手太多，加上工潮四起，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。外患内忧，他一个人确实应付不了，急于营救剑川出狱的焦躁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也是为家庭着想啊！你也不要太计较了。”

祝春来这时冷静多了。扪心自问，她回到上海，得知剑川入狱的消息，十分震惊，埋怨爸爸妈妈办事不力，不该让剑川蹲了一年多的监狱而束手无策。后来又见大中华厂生产不景气，人心涣散，介夫一人里里外外忙不过来，更是焦急，随之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为剑川的出狱竭尽自己的全力。刚才介夫来求她，她本应一口应承下来，想不到介夫非但态度生硬，而且把这件事与她的婚事拉扯到一起，混为一谈，大有做交易之嫌。于是她火了，断然拒绝。月霞和爸爸的心情，她是理解的，可以说他们的心与她的心是相通的。然而交易之嫌却像一块鱼骨头卡在她喉咙里，直叫她恶心。

祝可举接着又劝说一阵，春来总是不吭声，他未免焦急起来。儿女们长这么大，祝可举从来没有向他们叙说过真正的家史。此刻为了说服春来，他决定说说家史。他又点燃一支

烟，吸几口，吐出浓浓的烟云，望着睿来，声音异样地说道：

“其实有关祝陆两家的事情，你们只知一些皮毛。我觉得，今天有必要让你和月霞作更深一层的了解。我不想说别的，单说我最难忘的一件事。三十年前，当大中华厂还是雏形的时候，由于你爷爷冒犯了麻皮金荣，这个上海滩的流氓头子就唆使他的心腹门徒十余人，深夜越墙潜入厂里，要火焚大中华厂。幸而那天晚上陆大忠和他的徒弟雷松亭在厂里加夜班，两人奋力救火，拚命与歹徒搏斗，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大中华厂。你爷爷由衷地感激，决意将你姑妈嫁给陆大忠。当时上海好几家报纸披露了这个消息。可那时你姑妈已经认识你姑父，两人颇有感情。陆大忠得此消息，为成全你姑妈和姑父，主动提出退婚要求。你爷爷却执意不肯。陆大忠为了实现自己诺言，仓促地与一位农村姑娘结婚了。你姑父姑妈婚后三年不育，因见剑川长得英俊，聪明过人，非常喜欢他，便将他作为过房儿子领在身边抚养。尽管后来生下月霞，而你姑妈对剑川的怜爱却胜过月霞。因此，营救剑川出狱，是我们祝家应尽的义务，这不光为大中华着想，也不光是为了报答陆大忠的恩情，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让你姑妈在天之灵得到安息……”

他说得颇动感情，眼圈都湿了。

舒月霞过去只知道妈妈对剑川阿哥有着亲子之情，却不知其中道理。怪不得妈妈在咽气之前，拉着她的手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剑川……是个好孩……子，你要像亲哥哥待……他，还有大忠伯，你务必要像亲……爷叔一样孝敬他、

照顾……他……”想到这些，她禁不住阵阵心酸，深感内疚和羞惭。

祝春来双眸低垂，端坐未动，暗暗思忖，大忠伯为了保护大中华厂，置生死于不顾；姑妈临终前还不忘大忠伯的大恩大德，嘱托月霞照顾他们。可是自己呢，明明知道冯寿山的一句话剑川便可出狱，由于涉及到自己的婚事，便不肯去求他，多么自私！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如果于他人无益，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就太渺小，甚至毫无意义了。

四

祝春来同意去找冯寿山说情，但总得有个借口，去得自然一些。说来也巧，正值祝春来犹豫不决之际，适逢冯寿山七十大寿，向祝家送来了请柬。于是祝介夫备了一份厚礼，偕同妹妹，一起去了冯家。

那天，冯家门庭若市。门口停了许多轿车、包车、马车，门楼和围墙上张灯结彩。院内更是灯火通明。绿茵茵的草坪上，搭了个半人高的戏台，一台京剧已经开场，看的人虽只有数十个，演的人却十分认真。一个老花旦的声音传过来，祝春来的心头不觉一动：呀，这不是尚小云在唱林四娘吗？未走几步，忽又听得林兆梦的答白——这不是马连良吗？恒玉虽未登场，祝春来断定是杨瑞亭扮演的了。一个月前，她刚从法国归来，曾在丹桂大戏院，看过他们三人合演的《红鬃烈马》，被他们三人的表演艺术深深吸引住了，忍不住多